

快生活与慢生活，都看桐庐

黄亚洲

申通快递、圆通快递、中通快递和韵达快递，都是经常从我们手心走过的。区别在于，走过我们手心的时候，呈现的是各式快件包裹，走过孙侃手心的时候，呈现的是一部报告文学。

有人介绍，孙侃为了写好这部《中国快递桐庐帮》，狠着劲儿往桐庐的“三通一达”跑，逮着谁就采访，硬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把这个新兴的行业给描摹出来了。

桐庐这地方，很是稀奇。感觉上，这里绝对是为慢生活所在，山清水秀，一叶扁舟，过日子惬意到骨子里。看着人家严子陵，怎么就不选家乡余姚偏选了这个地方来垂钓，优哉游哉，天子呼来也不去呢？实际上，桐庐追赶时代的脚步不慢，它的脚劲是相当大的，甚至是拽着时代的耳朵走的，桐庐的当代生活快得耳边尽听呼呼声。你想，什么物资都到了快递的速度，昨日定的货今天就有人敲门请你签字，中国人民能不好好感谢“十大快递居其四”的桐庐帮吗？

我曾写过一首关于严子陵钓台的散文诗，这样写的：

孜孜不倦，两千年了，把一个县名和一条江，提在空中。

严子陵甩出的钓饵，是自身的肉，还是他人的虫？十月芦白，三月桃红。

只有一个人，评说这条江不如皇城不敷庄重。那是稳坐于昆明湖畔的

毛泽东。其实他老人家钓的，从来不是鱼。他的钓钩上，也从来没有虫。

但是这一方水土，已经被钓出了千年史册，剔透玲珑。县名桐庐，江曰富春。只有一个坐上山顶的人，才能用一条江搓成钓绳，为自己的心境，钓出江山一重。

朝看白鹭衔起水流，暮闻花瓣泳于河中。严子陵喜欢把花香、鸟语、诗歌与心情，搓成蚯蚓，垂钓自己。还有什么能比自己上钩，更为成功？

这番心境，刘秀当然不懂。不怎么懂的，还有那位坐拥昆明湖的——毛泽东。

幸福与心境平和，只属于昆明湖里那些被圈养的鱼。哪怕，它们早已忘了水有千转、山有万重；忘了十月芦白，三月桃红；哪怕，也不计较，嘴有破洞。

我看桐庐，其实，一向就是这种“朝看白鹭衔起水流，暮闻花瓣泳于河中”的境界。说起要去桐庐，基本上也是奔着瑶琳仙境、垂云通天洞，至少是高悬灯笼的“外婆家”去的。前些日子，九旬高龄的诗人贺敬之从北京来桐庐，我赶往作陪，又在旧县镇发现一处碧波荡漾的小湖。那天，吐纳着秋日山林空气的新鲜，歌着没有一点污染的鱼在农家餐桌上被文火慢慢熬着，谈论着叫人心旷神怡的古今诗歌，心里想，真是不枉这辈子的做人了。

然而，在孙侃笔下，当代桐庐人这

样活着的：

赖梅松认为，“快递爆仓”说到底是件天大的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电商发展又呈直线上升——还有什么比直线上升更让人激动的呢？而快递企业需要做的，无非是适应这个发展形势，及时化解收派矛盾，打通瓶颈，乘势而上，趁机壮大自己。“什么困难都不应难住快递企业。人手告急怎么办？就用双倍的工资激励全体员工，挖掘人潜力，就广发‘英雄帖’招用临时工，争取多方支援。运力不足怎么办？嫌汽车慢，那就用火车、飞机运，能用上的最快的交通工具统统用上去。与此同时，还要趁机调整和改革内部运行机制，减少冗员，加快每一环节，改善每一细节。所以对‘爆仓’也应该有一个客观认知。这样的好机会，应该充分利用。”赖梅松说。

如今，每当购物狂欢节来临，你就能在较大的民营快递分公司目睹让你无法忘怀的景致：如山的快件不断运来，堆在分拣台上、桌上、地上。从公司老总到分拣工、快递员，乃至文员、勤杂工都已发动起来。不停运作的有分拣机，也有员工的两只手，现代化手段和原始方法一起上，有的员工甚至把家属也叫来帮忙。派送快件的交通工具当然也是五花八门的，民营快递发展之初，靠的是一部电话机、一只包、一辆自行车，此时，它们便又都派

上了大用场。

很难想象，在严子陵钓台下生活的当代桐庐年轻人，追赶时代的脚步是这么迅捷。他们也像严子陵老先生一样潇洒地甩出钓线，但他们的钓线是粗壮而有力的，他们拉上的是鲜蹦活跳的时代需求。

“桐庐快递现象”还会怎么发展呢？圆通的喻董事长是这样斩钉截铁说的：

“我心里的‘圆通梦’，其实有三个目标：一是打造一个受人尊重的百年企业，二是创建一个民族品牌，三是在未来的十年左右时间，把‘圆通蛟龙’集团壮大为产值千亿元以上的企业。在效益和规模方面，在中国做到前三，在国际上成为知名的快递企业和物流的集成商，这便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定位。等到达到了这一目标后重新启航，再奋斗十年，那么，不论是在经营方面，还是航空物流、国际化程度，以及整个产品的架构，都将更加完善，更加强大！”

我们如果要过慢生活，自可以到桐庐去，那里有鸟叫，有花粉的香气，有潇洒山水与山水间拔地而起的各式度假酒店；我们如果要领略快生活，也可以到那里找桐庐的小伙子聊聊，把你的一点好奇、一点兴奋，搓成钓饵，挂上它们坚韧的钓线，然后，看它们以最快的速度，在你面前哗的一声钓起来。

名家新作

这是一只会飞的鱼 (外七首)

史藜芸

编织铁笼
鱼的翅膀牢牢钉在笼里
唇一张一合 决绝
等待
以拯救的名义
搭起一个压不住寂寞的梦

猎人 长枪 子弹
瞄准钉子 穿透
没有钉子的束缚

鱼与翅膀
不知向哪个方向飞

以落叶的方式跪在台阶
天使路过
“这是一只会飞的鱼……”

围巾

女子，盘起来的是长发
攒足精神将发散开

编织了一条围巾，
是黑色的 缠绕在脖子上

看见的人都说
好看

殊不知
那是一条通往象牙塔的路

抓住发梢抓紧
窒息，她便去了

大家说 她的样子很优雅
悬梁的贵妃 就是这样的

从午后的一杯茶水中

从午后的一杯茶中
逃离

被几句好话
蓄意收留

茶水的汤色里
我没做俘虏

聊完天回家
突然悲伤

不知道悲伤什么
也不知道悲从何来 要到哪去

终于觉察我生病了

今天，黄河水淹没的夜晚
神经病 独处症
都没关系

绝不去用刀子逼人吃药的
黄色的医院
害怕被误诊

是真的与众不同了吗
所有都变成了黄色

他们说 你疯了 你没救了
快吃感冒通 阿司匹林
可看见送过来都是：
浅黄 中黄 大黄 金黄
物理降温

只是那盆水刚清洗过染了颜色的毛笔
白白的毛巾沾满了 黄色
身体蠢蠢欲动
梦见金灿灿的手镯
看来我没病，那块黄颜色病了

时光逆流

据说屋里的器件都上了百年
一个清朝女子 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手摸着光滑的椅把 我坐上去
也想睡了

隔壁的喧哗和嬉笑声
飘过来中华烟的味道

听着与时间谈话的檀香木关帝爷
揣测他的辘金肚里的学问

在他眼里 我虔诚地
上了三炷香

哪只鸟是可以信任的

雪是被子 被子下面
麦苗醒来
听到头顶鸟鸣
从梦里一个个走出来
又走进
另一个梦里

哪只鸟是可以信任的
想要飞走
我不留你

针尖刺心的过程是那么优雅
以至于都为
是伯爵夫人在喝咖啡
痛自己 快乐
是大家的

你从一场大雪中走来

你来啦 很想你的时候
没想这么快
我是多么多么欣喜

你带来我最爱的雪花
我要捧着雪花回家
站在那颗梧桐树下的雪地里

等太阳出来 和洁白的雪花花一起
站成小小的雪人
你爱，我融化



邓园往事

汪彤

别是诗中描写的小兔雏们，在漫天飞舞的杨花中，偎依在母亲身边安然入睡，就像远离父亲的她和哥哥们，时常伴在母亲身旁的样子。

没想到这样一首课录，居然成了孩子的遗嘱。第二天，日军轰炸兰州，崔锦琴夫人一手领着儿子允文，一手拉着儿子允武，女儿倩子紧紧拽着母亲的衣角，他们在烟火弥漫中逃出邓园，踏着尘土飞扬的土路，过了黄河，向枣树沟的方向躲避。防空洞里，母亲将三个孩子揽在怀里，头顶是警报长笛和不断落下的炮弹轰鸣声，脚下是潮湿的泥土，突然，一阵轰隆隆的震塌，生命便到此终结，崔夫人和三个孩子全部遇难。

此时，镇守榆林的邓宝珊将军也处在炮火连天的水深火热中，当他听到亲人遇难，顿感阵阵晕厥，然而失去妻儿痛楚的悲痛，却没有让他倒下，民族的仇恨、家族的仇恨，增加了与日寇决战到底、将侵略者彻底赶出家门的决心，他嘱托亲友，将崔夫人和孩子葬在邓园。

一九四一年十月，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来到金城视察，留下二十首风格壮伟的诗词。其中《题慈爱园》题记中这样写道：“兰州城外邓宝珊园中吊其夫人崔锦琴女士及其子女，为题名曰‘慈爱园’。”赋诗为：“百感茫茫不可宣，金城到后更凄然。亲题慈爱园中额，莫唱鬼雄伤母眠。”诗后有文云：“宝珊女倩子，最后留课写杜诗……翌日，与母及两弟避敌机回避难，皆葬园中。”

遥想，在那个被日机狂轰滥炸后破败不堪的金城，于右任先生走进萧条、沉寂的邓园，虽是金秋时节，灰蒙

的天空落着雨，似乎也逝去的人们默默哀悼。一处新坟，一块墓碑，一些荒草已经生成了根。于右任先生沉默哀痛许久，大笔一挥，为墓碑题字“邓夫人及子女合葬之墓”。又将原“仰园”改题为“慈爱园”，这一题，为兰州抗战历史做了永恒的见证，又为人们一遍遍述说着金城一角——邓园里一段充满温暖、慈爱和悲凉的故事。

老兰州人提起邓宝珊将军，都会说：“他是我们的好省长。”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将军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在艰难的建国伟业中，邓宝珊将军尽管公务非常繁忙，但在邓园附近的田间地头，总能看到他的身影。邓宝珊将军关心人民的疾苦，邓园附近的农家，总是他了解民情最好的去处。邓宝珊将军在甘主政十六年，重视农业发展，兴修水利，兴建铁路，投入资金保护和修缮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临夏炳灵寺石窟。许多建设甘肃、发展甘肃、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重大决定、决策，都是在邓园的书房里、在那一夜不灭的青灯中思索和完成的。他还常常请朋友们来邓园一起切磋，听取大家对治理甘肃政治、经济、文化的意见和建议。

梅兰芳先生在一封写给邓宝珊将军的信中，这样称赞邓园：“佳果园蔬，郁厨味美，主人情重，令远客拳拳不能去怀……”

叶圣陶先生一九五四年考察兰州时，不愿下榻招待所，而愿意住在邓宝珊将军的家里，与他一道观赏书画，吟诗写字。其间叶圣陶先生作诗一首，并亲作篆书赠与邓将军：“远访兰州胜，清辉始获亲。问年俱甲

楹联里的「成都味道」

李贵平

以前读重师中文系，第一次上古典文学时，讲课的老师很会吊胃口，他讲清朝时四川德阳出了个大家文豪李调元，但他喋喋不休说了半天，始终没讲李到底如何厉害。大伙怏怏欲睡，老师忽然提速加油，满教室走来走去，大讲李的两副对联，当场让死鱼眼睛们活泛起来。老师说，李调元幼时极聪颖，为试其才，他父亲出一上联让儿子对：“曹子建七步成诗。”李调元一时想不到好的下联，如实禀告：“李调元一时不对。”李父大喜：我儿给力，此乃不对之对也。有一次，李调元去湖南当主考官，当地学究对这位外来户不以为然，敬酒之余出一上联：“洞庭湖，八百里，波滚滚，浪涛涛，大师由何而来？”李调元想，你几爷子想给我来个下马威，那不得行。他略一思索，出口成句：“巫山峡，十二峰，云雾霏，雾腾腾，老子从天而降。”那以后，我才知道楹联这么有趣，这么好玩。而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如果不知道楹联，又是多么枯燥乏味。

说到楹联，当然不得不提到成都。很多人说，成都很安逸，美食、美景、美女，无论官方民间，还有山重水复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楹联。这些年，我跑过国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城市，也观阅过不少名山大川的楹联，斗胆认为，即便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要找出一个像成都这样楹联众多、名联众多的城市，真不是件容易事。而外地游客若想在两周内“走遍成都”，阅完遍布风景名胜、山门庙宇、名人故里、历史遗迹甚至是里间街巷、民居铺面悬挂的楹联，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学者考证，成都有“楹联故乡”之称。史载，最早的春联出自后蜀皇帝孟昶之手：公元九六五年春节前夕，孟昶令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以试才华，他一一看过后均不满意，亲自提笔写就“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应该是中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一副春联。清代联学大师梁章钜在《楹联续话》中说：“四川成都城外有丞相祠堂，楹联林立。”“长联圣手”钟耘舫在其《振振堂联稿》中感叹：“祠中名作空前绝后。”说的是，成都武侯祠楹联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很高思想性与艺术性，长期以来流传很广。

成都人对楹联如此情有独钟，大概因为，成都所有的历史风流、文化蕴藉甚至是市井生活的情致意味，几乎都能浓缩在楹（对）联这一上下相对、长短相称的古老形式里。读懂成都的楹联，就是读懂成都。除了大名鼎鼎的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青城山、宝光寺等处名联，你会发现，成都的市井楹联格外有趣，其中蕴含的民间智慧让人口碑相传。这些市井楹联都多多少

少带有玩的意味，却又玩得精彩、玩得有趣，像是成都人每天的生活一般。拿饭店来说，同样是吃饭的地方，小店门口可以是“韩包子无人不喜；非一般馆美汤鲜，知他怎做？成都味有此方全；直觉得香回口畅，赚我频来”的对联，调皮活泼。大酒店则可以“楼可集群英，枕上黄粱客客睡；桥能通万里，江中白波为谁忙”，内藏二典故，文辞典雅。再比方，同样是茶舍，蓉城对联可以洒脱如“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饮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拿壶酒来”，也可以意蕴悠长，像鹤鸣茶社“观今鉴古，忆江山交易，辛亥三秋已丑冬；品茗可清心，翰草木繁荣，菊梨百态棠微色”一般，无不活色生香。

成都，就是这样一座处处氤氲着文化传统和闲适风趣的诗意城市，无论在名利景区，还是在老街小巷，你都可以从脍炙人口的楹联中触摸到这种诗意。

都市漫笔

凭海临风